

武漢櫻花正開得當時得令



劉穆之的「檳榔之怨」

蔣家平



文史叢譚

東晉末年，尚書左僕射劉穆之是為劉裕代晉建宋立下汗馬功勞的股肱之臣。年輕的時候，他家裡很窮，可他嘴巴卻很饒，到處蹭吃蹭喝。娶妻成家後，更是常到岳家吃白食。他老婆江氏臉上掛不住，常常嘮叨，不讓他去。有一次，江家宴客，劉穆之又不自到，吃飽喝足後，還想討吃檳榔以助消食。江氏兄弟實在忍不住，便嘲笑他：「檳榔是消食的，你平日連飯都吃不飽，還吃這個？」劉妻知道此事後深以為恥，她剪下一頭烏髮，換錢置辦酒菜，對劉穆之說：「我兄弟對不住你，這點酒菜算是替他們向你賠禮道歉。」從此以後，她不再在劉穆之面前梳妝。

劉穆之後來做了丹陽尹，一天讓妻子請江氏兄弟一聚。江氏以為他要報復江家人，哭着跪下求情。劉穆之說：「本無怨仇，你沒必要擔心。」結果那一頓飯，江氏兄弟吃得酒醉飯飽。臨了，劉穆之命廚用人金盤子端出一大盤檳榔，送給江氏兄弟。史書上沒有記載江氏兄弟見到這一大盤檳榔時是否滿心愧疚，不過以常情推之，他們大約十分悔恨當初不該瞪眼看人低，沒有漢時漂母慧眼識韓信的胸懷。而對劉穆之而言，「本無怨仇」其實言不由衷，否則他也不會刻意送江氏兄弟一大盤檳榔，他就是要從江氏兄弟的愧慚中獲得某種心理上的快意。

歷來人們都把劉穆之款待江氏兄弟的事，當成他「心胸寬廣、不計前嫌」的佳話來傳頌，而不少窮困潦倒的人也把劉穆之作為榜樣，在嘗盡人間辛酸的時候，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頭地，可以像劉穆之那樣好好地修理一下輕視過自己的人。就連詩仙李白都寫過「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檳榔」的句子，想來那時候他的日子混得很不怎麼的。

不過，這種把怨氣全都撒在江氏兄弟身上的邏輯，是毫無道理的，也是很厚道的。真正的大丈夫從來都愛惜自己的羽毛，不會容忍自己不顧臉面地蹭吃蹭喝，也不會對輕視自己的人心懷怨恨，更不會把自己受到的冷落歸咎於他人的有眼不識泰山。

由此聯想到漢初韓信，他在遇到漂母前也曾到處混吃混喝，為人所厭棄。他曾在下鄉南昌亭長家白吃白喝了數月之久，直到把人家亭長人吃急了眼，不給他備飯了，才羞臊得無地自容，不再登門。後來他在城下釣魚，遇到了漂母，才有了飯吃。後來，韓信功成名就，將漂母和南昌亭長都找了來，賞賜漂母千金，而只給了亭長百錢，並對亭長說：「你是個小人，做好事不能做到底。」

我想，真正的小人其實應該是韓信，而非亭長。韓信在接受漂母接濟的時候，曾說：「吾必有以重報母。」漂母生氣地說：「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可見，即便是漂母，也並非慧眼識英才，而是僅僅出於對韓信「不能自食」的可憐而已。而作為一名成功人士，韓信卻有着某種極端的自負與自尊，總希望即便自己窮困潦倒，別人也應該能夠慧眼識珠，尊敬他、賞識他、無怨無悔地供養他。殊不知，這樣的寬己苛人，本身就說明了他在道德上的缺陷。

馬星野與《大公報》

王鵬

人與事

馬星野，一九〇九年九月十三日出生於浙江省平陽縣萬全湖嶺鄉陳岙村（今屬平陽縣宋橋鎮），原名允偉，讀小學時改名偉，筆名星野。旅美時，取杜詩「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中「星野」二字作為筆名。名隨文傳，此後便成為正式用名。馬星野是平陽人的驕傲，被譽為「平陽三王」（「棋王」謝俠遜，「數學王」蘇步青，「新聞王」馬星野）之一。

馬星野是民國時期新聞界的重要人物，他與新記《大公報》兩代領導有許多交往。

留學美國的高材生

馬星野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幼承家教，早具文學根底。到了入學年齡，為了便於他上學，全家遷居平陽縣城，他先後就讀於平陽模範小學（今平陽縣昆陽鎮第一小學）和平陽第一高等小學（今平陽縣中心小學）。

一九二三年，在馬星野十四歲時，考入溫州第十中學初中部。他涉獵文史哲和詞曲戲劇等，被推為壁報和校刊主編。當時著名學者朱自清任教於溫州十中，正好擔任馬星野這一班的級任導師和國文教師。朱自清對馬星野的作文十分讚賞，平時除在文卷上細加評點外，還個別進行指導。

一次他在馬星野的作文卷後，引李商隱《宋玉》中的詩句「何事刑台十萬家，獨教宋玉擅才華」作為評語，一時在校中廣為流傳。初中畢業後，升入溫州十中師範科。讀了一年後，以同等學歷考入廈門大學。一九二七年春，北伐軍抵達南京，隨後設立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馬星野聞訊與十數位同學同赴應試，揭榜時以第一名被錄取。後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羅家倫調任清華大學校長，他看中馬星野，馬遂北上擔任校長室秘書，並負責編輯《清華校刊》。正巧，朱自清在清華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昔日師生，北國重逢，馬星野再次得到老師的指導。

一九三〇年，馬星野留學美國，入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他常利用課餘時間了解美國政治動態和民情風俗，撰文寄回國內報刊發表。一九三四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他是我國第二位入該院畢業的學生。一九三四年秋，他應中央政治學校之聘，在外語系講授《新聞學概論》、《新聞事業經營及管理》。

一九三五年他負責籌建中央政校新聞系，並出任教授兼系主任，先後達十四年之久。

投稿《大公報》和《國聞週報》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初開始，馬星野就為《大公報》和它的附屬事業《國聞週報》寫稿。這時他還在美國留學，但他時刻關心祖國，時常瀏覽中文報紙。當他在天津《大公報》上看到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長篇連載後，熟悉了王芸生的名字。於是，他就把自己的文章寄給王芸生指教。王芸生面對一位二十歲出頭的留美學子，給予了熱情的鼓勵，把他的文章不時安排在《大公報》或《國聞週報》上發表。

據不完全统计，抗戰爆發前在《大公報》和《國聞週報》上，馬星野發表的文章有，《美國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準備》（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從威爾遜主義到羅斯福主義》（一九三三年十月九日）、《菲律賓能夠獨立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羅斯福外交政策概觀》（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華盛頓與南京》（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美國新聞事業的現狀》（一九三四年九月十日）、《蔣介石會見記者》（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國聯改組與中國歷史問題》（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等等。

在《言論自由與政府的新聞政策》中，馬星野借鑒西方國家的新聞制度和言論自由的情況，用西方新聞學觀點評述中國的新聞事業，他說：「政府對於一般產業尚抱扶植及獎勵之態度，對於報業，當然更要積極些。民生主義同共產主義不同，在共產主義的國家裡，一切大企業是國營的，所以蘇聯的報業是國家機構之一部分。在民生主義的國家裡，政府一方面發展國營事業，一方面要發展私人企業，因為兩者是並行不悖的。我們以為政府如果實踐進一步扶助言論出版事業之發展，至少要做到下列諸事：第一，擴大及改進中央通訊社，以完成國內外之通訊網，使報紙之新聞來源，不受外國通訊社之壟斷。第二，協助報界，早日舉行從業員總登記，以組織全國及地方報業協會，使記者職業之標準提高，記者之生活得保障，記者之社會力量加大。第三，積極辦理報業人材訓練工作，除在國立各大學附設新聞學系以造專門人材外，更要給現任的報業從業員，以訓練之機會。第四，紙張油墨及機器等，由國家設法，自行製造，以廉價供給於各報，以免昂貴購自外國。第五，發行問題，為報界最感棘手者，政府一方面當扶助報紙，取締報販制度，使報紙收入，不致為『報團』所中飽。諸如此類，政府與報界，應共同努力，使中國報業得欣欣向榮。」

實事求是地講，當此國難當頭的時刻，馬星野向國民政府提出這些意見，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為中國報界爭取「榮譽獎章」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新聞學院，為美國乃至世界各國培養了許多有才能的新聞精英，蜚聲全美，享譽世界。這所大學特為新聞事業設立了一項年度「榮譽獎章」，表彰全世界各地報刊的優異表現。

馬星野在留學密蘇里大學學習新聞期間，他就知道有這一「榮譽獎章」。據他所知，獲得過這一「榮譽獎章」的有：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和《倫敦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和《基督教徒言報》、日本的《朝日新聞》、印度的《泰晤士報》。馬星野常常在想，何時中國的報紙能獲得此項榮譽。因此，他經常把中國新聞界的情況介紹給該校新聞學院院長馬丁。

馬星野留美歸國後，依然與馬丁院長保持聯繫。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他經常把中國新聞記者在抗戰前沿採訪的情況介紹給馬丁。

一九四一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相持階段，在東方的中國戰場，抗日戰爭最為慘烈，馬丁院長考慮將一九四一年度的「密蘇里大學榮譽獎章」頒給中國的一家報紙。他向馬星野了解情況，馬星野把《大公報》的抗日言論和在抗戰中發揮輿論導向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寄送馬丁院長審核。

一九四一年四月，馬丁院長致函《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稱，鑒於中國《大公報》在抗日戰爭中的卓越表現，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教授會議中全體一致決議，將本學院今年頒贈外國報紙之榮譽獎章一枚贈予貴報，並囑鄙人將該決議案通知閣下，由衷慶幸。又本校此項榮譽獎章決定於本年五月十五日本校舉行第三十三周年新聞周時頒贈，敬希派代表一人前來參加儀式。」這是中國新聞界的榮幸，其中既有中國新聞界的努力和《大公報》的貢獻，也包含着馬星野為之不懈努力和特殊貢獻。

《大公報》的胡政之和張季鸞經過斟酌，擬派《大公報》滄館總編輯王芸生和特邀馬星野前往美國領獎（馬去是考慮到他的特殊身份和與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特殊關係）。但由於時間太緊，未能如願，最後只好請中央通訊社駐美首席記者盧祺新代為領獎。

在重慶的中外新聞界人士為慶祝《大公報》獲得密蘇里榮譽獎章，舉行了盛大酒會。席間，王芸生在祝酒時，打起兒說：「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馬丁

與馬星野同姓，因而馬星野先生可謂馬丁第二。」頓時，會場一片笑聲。王芸生的一席話，也是對馬星野的感激之詞。

籌建中國新聞學會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是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時期。《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和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馬星野時常在一起討論抗戰言論。他們認為，在抗戰的艱苦階段，新聞宣傳的作用特別重大，用以鼓舞軍民堅持不懈的努力，頑強抗戰。他們意識到，有必要把新聞同業組織起來，由此醞釀籌備中國新聞學會。張季鸞負責撰寫《中國新聞學會宣言》，馬星野負責撰寫《中國新聞記者信條》。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上清寺廣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二百五十餘人出席。會議經過認真討論，一致通過了張季鸞起草的《中國新聞學會宣言》。馬星野當選為學會理事，張季鸞當選為學會監事。而馬星野起草的《中國新聞記者信條》，需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國新聞學會在重慶舉行首屆年會。這次年會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通過了由馬星野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而這時，與馬星野一同為中國新聞學會籌建操勞的張季鸞卻已於前年（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病逝，不勝惋惜。

《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包括十二條，前三條強調宣傳貫徹「三民主義」，其餘九條總結了民國時期辦報的特點，參考了西方特別是美國一些新聞團體的信條而制定。由於當時的戰爭環境等原因，《信條》只在後方的部分地區新聞界實行，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

情繫祖國大陸

一九四九年三月，馬星野到了台灣。身在台灣而他卻情繫故鄉的親人和師友。人民新中國成立後，他的父母得到溫州市政府的照顧和關懷，他父親經常參加市政協舉辦的社會人士學習班，賦詩抒懷。

上世紀七十年代，父母相繼去世。馬星野聞訊悲痛萬分，因海峽兩岸隔絕，無法前去奔喪。在《我生之初》一文中寫道：「向著大海，陳列水果與清茶，朝西跪拜，哀讀祭文……明知父母的魂魄無法飛渡台灣海峽，與我一見，但這是毫無辦法中想出來的辦法」。此後，每逢清明節和父母的生辰、忌辰，必進行祭奠。一九八三年十月，馬星野得知表嫂吳氏病逝於上海，撰寫《永懷嫂氏》悼念文章。同年十一月，馬星野賦《呈南懷遺先生謝贈鮮味七絕一首：「拜賜純鱸分味長，雁山既海土生香。眼前點點思親淚，欲試魚生未忍嘗」，傳誦一時。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一日，馬星野病逝於台北，享年八十一歲。他生前著有《新聞學概論》、《新聞事業史》、《新聞的採訪與編輯》、《言論研究》等，其中部分著作被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圖為馬星野

發牢騷的藝術

王兆貴

自由談

人有不平，嚥不下口氣，就會發牢騷，所謂「不平則鳴」。但是，發牢騷，說怪話，往往伴有不良情緒，畢竟不那麼中聽。在職場，幾乎沒有哪位上司喜歡聽員工發牢騷。

僅就暢達訴求、伸展抱負而言，發牢騷也是個技術活。如果僅僅是發洩胸中悶氣倒也罷了，如果想通過牢騷求得實際上的平衡，就要講究方式方法。單純的抱怨或偏激，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適得其反。

孟嘗君門下的食客馮驩，入幕之初，並無建樹。他之所以一再彈劍而歌，不僅僅是對待遇不滿，更不是什麼食得無厭，而是他摸準了孟嘗君的脾氣，有意試探和驗證對方

禮賢下士的誠意。他深知，一個沒有背景的窮漢子，廁身於幾千人之間，不弄出點非同凡響的動靜來，是不會引起豪門貴族重視的。有人說，馮驩是個發牢騷的高手。依我看，馮驩彈劍三歌，與其說是牢騷，不如說是作秀。如果他面對的不是孟嘗君這樣的老闆，用不着三彈其劍就會給趕跑了，又遑論食有魚、出有車、居有家兼得呢？

唐初有個宮中侍衛叫裴略，任期屆滿接受兵部考核，結果因一點小差錯而落選。裴略忿忿不平，就跑到溫彥博那裡發牢騷、討說法。

當時，溫彥博正在與杜如晦交談，沒有理會他的申訴。裴略說，我從小時候起，就自以為明辨事理，至於通傳言語方面，做個通事舍人沒問題；並懂得做文章，還會嘲諷戲謔。溫彥博就指着竹子讓他即席幽默一番

裴略應聲答道：「庭前數竿竹，風吹青蕭蕭。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後兩句，顯然就是牢騷了。溫彥博說：「你既然能夠通傳言語，可以向廳前的屏牆傳語。」裴略走到牆下，大聲說：「當今聖上神武英明，大開四門接納人才。你是什麼東西，長久在此妨礙賢路！」說罷，將屏牆推倒了。溫彥博說：「你這是在諷刺我呀！」裴略說：「非但刺脾（諧音博），亦乃刺杜（諧音杜）。溫彥博和杜如晦都非常高興，立刻送吏部授予他官職。

你看，比起以怪求勝的馮驩來，裴略的牢騷就很具藝術性，效果也很理想。他藉發牢騷之機，展示了自己的抱負和才華。不僅不令人生厭，還讓兩位朝廷要員心悅誠納，晉身通路也隨之打開。

韓國罕見「朝鮮」冠名

延靜

域外漫筆

十幾年前我第一次去首爾時曾以為，韓國到處可以看到「朝鮮」一詞的使用，用「朝鮮」冠名的業體也不會少，因為朝鮮半島南北本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且在歷史上，從十四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半島上還有過朝鮮時代，出現過以儒學為指導思想的朝鮮王朝。但去後我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韓民國成立之後，除講述歷史時使用外，「朝鮮」一詞就開始逐漸消失，現使用「朝鮮」冠名的業體，在韓國只有《朝鮮日報》和「朝鮮飯店」兩家，主要是歷史因素使然。

《朝鮮日報》一九二〇年三月五日創刊，是韓國最老的一家報紙。它的誕生不是偶然的。日本一九一〇年佔領朝鮮半島並開始實行殖民統治，引起朝鮮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朝鮮日報》奉行獨立自主的編輯方針，應運而生，大量刊載各界和民眾的反日呼聲，受到廣泛的歡迎和讚譽，發行份數不斷攀高。日本侵略當局視這份報紙為眼中釘，幾次勒令其停刊，沒收其報紙，甚至企圖將其封殺，但一直未達目的。《朝鮮日報》一直堅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朝鮮半島光復。現今《朝鮮日報》仍居韓國各大報刊首位，發行量逾二百萬份。《朝鮮日報》的存在不能不算是韓國報界的榮譽。

再說朝鮮飯店，它建於一九一四年，在首爾幾十家大飯店中歷史最為悠久。這家飯店當初是由德國一家建築公司設計，由朝鮮鐵道局負責承建，地址選在當時的鬧市區中心，又離最大的古代皇宮景福宮不遠。這家四層樓的歐式飯店，是當時全市唯一一家現代建築，內部客房、會客廳、餐廳、宴會廳、音樂廳一應俱全，西式沙發、銀製餐具也從那時是第一次引進韓國。該飯店一度成為國賓館，一九一五年美國總統胡佛和一九二〇年日本裕仁皇太子訪問韓國，都下榻於此。大韓民國成立後，第一任總統李承晚有一段時間曾在朝鮮飯店接待客人，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韓曾在飯店下榻，還有許多國際會議在飯店召開，使飯店名聲大震。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隨著韓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和國際交流的增多，根據韓國政府決定，一九七〇年在飯店原址推倒舊房建起二十層的現代化朝鮮飯店，朴正熙總統出席了開業剪綵儀式。一九七一年朝鮮南北紅十字會會議在朝鮮飯店舉行，美國總統福特、里根訪韓也會在這家飯店下榻。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首爾的豪華飯店如雨後春筍般興建起來，朝鮮飯店相比之下有所遜色，但它一直沿用原名保存下來，而且經過飯店的不斷努力，至今保持着優質服務，特別是西餐、西式糕點開業。

韓國迴避使用「朝鮮」一詞，把朝鮮半島稱為「韓半島」，把朝鮮民族稱為「韓民族」，如此等等。一九九二年中韓商談建交公報時，由於我國歷來使用「朝鮮半島」一詞，雙方發生歧義，但經過協商達成協議，各自按自己的習慣表述，細心人可以發現公報中用詞有所差異。

鹹魚大餅

錢國宏



飲食男女

與葱末、精鹽、花椒粉等調在一起，在盆中加水揉勻揉透，然後揪成大小均等的麵劑子，壓成薄餅，放平鍋裡烙。烙時，鍋底和餅面均要薄薄地刷一層油，這樣，烙出來的大餅不糊不焦，金燦燦、油汪汪、香噴噴、有（形）（圓）（形）、有（味）（香）（味）、有（色）（金）（黃）、有（實）（相）（餅）（面）上（泛）（起）（一）（層）（油）（花）。餅烙得後，再把鐵板加熱，放入蔥段爆香，再把鹹魚和餅子一併放進鐵板裡，一煎，鹹魚大餅便可端上來了。

「大餅」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發酵白麵餅，而是用玉米麵烙出的「黃金餅」。把篩好的精細玉米麵，用開水調成糊，攪勻，加入蔥末、精鹽、花椒粉等調在一起，在盆中加水揉勻揉透，然後揪成大小均等的麵劑子，壓成薄餅，放平鍋裡烙。烙時，鍋底和餅面均要薄薄地刷一層油，這樣，烙出來的大餅不糊不焦，金燦燦、油汪汪、香噴噴、有（形）（圓）（形）、有（味）（香）（味）、有（色）（金）（黃）、有（實）（相）（餅）（面）上（泛）（起）（一）（層）（油）（花）。餅烙得後，再把鐵板加熱，放入蔥段爆香，再把鹹魚和餅子一併放進鐵板裡，一煎，鹹魚大餅便可端上來了。

「鹹魚大餅」，一個簡單的菜式，成就了遼南一道獨特的美食，也為八方賓客聞之欲饜提供了福音。